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四十九回 雨露承恩佳人朝北闕 雌雄莫辨奸相擇東床

且說夢鸞小姐自那日隨趙知府到了汀州任上，趙公將他主僕安置後園，飲食茶飯，命老院公夫妻供奉。小姐潛蹤跡。安居俟命，與青梅觀書演武，伴月陪花，不覺一年有餘。這日正坐書房看著那盆內梅花，點頭有感，只見趙公滿面歡容，走將進來。高夢鸞一見趙公忙站起，口中讓坐就作揖。老爺還禮同歸坐，含春帶笑叫賢姪：「恭喜日今逢機會，該你出頭立志時。今因南北刀兵動，皇爺掛榜選英傑。鑄下了平南平北雙侯印，單等著雄才為帥把兵提。賢姪何不去應募，一定是丹桂飄香第一枝。似你這文韜武略平賊去，我管保鞭敲金鐙捷音至。功成而後贖父罪，全忠盡孝美名馳。行囊盤費愚叔備，命人送你至京師。不可遲延明日走，二月初八是考期。」趙公說著看小姐，只見他滿面春風樂有餘。連連致謝呼叔父：「多承關切費心思。念小姪為父沉冤離故土，終日家度如年耐歲時。好容易遇此機緣得湊巧，小技微能正要施。雖然說不敢指望元帥印，我也要效力隨微去禦敵。忘生捨死將功立，借此方能奏主知。縱然命喪疆場內，為父傾生死也宜。」小姐說著流下淚，趙公心內好慘淒。勉強含春連擺手，開言有語叫賢姪。

「賢姪明日遠行，不可出此不利之言。若依愚見，賢姪的氣概雄才，想是你父的陰功德行。此去一定獨佔黿頭。明日一早著人送你赴考便了。」

當下趙公問至前邊，命夫人打點行李盤費，派兩個得力家丁，次日一早，後堂設宴，與小姐餞行。用飯已畢，告辭起身。一路曉行夜住，涉水登山，至正月底到了東京，進城投店安歇。小姐、青梅獨住一房，至夜，小姐向青梅商議道：「明日掛號，我若說姓高，萬一得中，朝中眾官都知老爺無子，不免令人猜疑，盤問起來，反費唇舌。再者謀害老爺的仇人必加一番的防範，難免滋事，便有許多不妥。必須更名改姓才好。」青梅說：「何不就用姑爺的名字？成名之後，定是傳揚天下，姑爺聽見姓名籍貫與他一樣，一定訪來，豈不是好？」小姐點頭不語。遂喚進兩個家丁，囑咐一番，各自安寢。至次日一早，到兵部掛號回來，靜養精神，店中坐等，暗暗祝告天地。

到了二月初三日，兵部傳諭下來，眾應募的英傑於初四日五鼓齊至興隆街台下伺候考試。那些各州府縣求名的武士，一個個按劍磨刀，單等奪魁。次日一早，眾英傑早用了戰飯，甲冑戎裝，坐了名馬，紛紛齊奔五龍庭而來。高小姐亦在其內。汝南王、保國公、聞侍郎、呂丞相二文二武四位主考，坐在將台，中軍、旗牌兩邊伺候，護衛兵了，分列台下。第一次炮響鑼鳴。眾英傑一個個頂盔貫甲，執戟提刀，齊集轅門。第二次畫鼓三敲，眾英傑紛紛下馬而入，至將台報名。陳述三代履歷已畢，大家牽馬執戈，聽候傳宣。只見中軍手執令箭，望下吆喝：「眾舉子聽真，大王主考汝南王有令，奉旨揀選英才，掛印平賊，秉公挑取，分為三等：通策論、曉兵書、能騎射，武藝出眾者為上等，其中最優者掛印為帥；便弓馬，曉十八般兵器，不通文者為中等。以備副、參、游、守之用；能徵會戰，臂過人，不曉兵書，射紅不准者為下等，隨微效力，俟有功升賞。先射後戰，後考策論。不許傷命，不許喧嘩，不許錯伍，違令者斬！」

眾英傑齊應一聲，個個飛上坐騎，台前躍馬三趟，開弓放箭。那箭在紅心上有三中的，也有兩中的，也有不中的。中者擊鼓鳴金，台上掌花名簿的官員名下記點。射畢各歸汛地。台上畫鼓復鳴，傳令比武。眾英傑答應一聲，各提兵刃，對陣交鋒。

這正是：人人都想元帥印，各各爭強搶上風。二十員小將齊舉手，一排十對賭輸贏。並舉刀槍交上手，內中幾句藥材名。眾英傑，似天雄，催開坐下馬鑾鈴。紅牙大戟分心刺，鬱金剛刀砍木通。躲的急，似防風，費盡人參各用工。求名拽斷元胡索，木香搶擋劍三稜。水銀盔，亮又明，菊花戰袍硃砂紅。兔絲寶帶纏龜背，微裙如母釘南星。杏仁呢，不從蓉，各施本領定法明。敗陣的舉子如蟬退，陳皮胎上帶羞容。二十員小將同比武，敗一名來添一名。一隊一隊朝下轉，主考留神看的清。令他們將台左右分強弱，敗者西來勝者東。敗下的一概逐出轅門外，單留下中式的三百六十名。聞主考傳令上台考策論，又從這英雄之內選英雄。

四位主考又在三百六十名中挑選出一百名文韜武略之材，又從這一百名挑出六十名優等。這一甲一名是誰？就是那更名改姓的夢鸞小姐。

且住，天下九州四海應考的英雄成千累萬，豈無超群的好漢，怎麼單單取中一個女子？這話豈不近於荒唐麼？諸公有所不知。這書原是一段因果循環。一則他乃左金童轉世，生來的骨格資性都帶幾分男子的氣象，容貌清秀，這是人材可取；二則跟著隆太君習的武藝絕倫，比武之時，力敵智取，各當其妙，那汝南王、保國公雖然年邁，是久經大敵之將，目識英雄，呂相聞考策之時，見他愛筆立就，所論者理極精微，言通孫武；三則高老爺平生行善，陰功浩大，德行深長，暗中栽培奇女成名，又因小姐為雪父冤，忘生捨死，一點至孝之心感格鬼神扶助，天意使然。所以他就中第一名之選。以下那幾名也要表表他的姓字。二名呼延平，上文表過。三名鄭鐸，字醒愚，乃汝南王的長孫。四名馬凌雲，字翔霄，乃節度馬義之後。五名羅鳳鳴，字岐山，就是這主考保國公之子。還有孟昶、焦榮二位小將，乃楊家將孟良、焦贊之後。一名史宏，乃開基將史魁的曾孫。一名王芳，是王全彬的曾孫。還有郡馬石懷玉，也在上等之列。當下四位主考注了花名，傳諭中式三百六十名舉子。初八日五鼓齊集彩山殿伺候，以備皇爺御選。眾英傑遵令，家近者回家，家遠者投店。

夢鸞小姐回至寓所，青梅與兩個家丁都向前叩頭道喜。小姐道：「還不知明日御選如何，何喜可賀？」青梅道：「王爺大人業已取中，斷無駁下之理。」小姐說：「臨時聽命由天而已。」

且說四位主考攜花名冊入朝覆命。初八日一早，神宗天子焚香拜告天地已畢，百官候駕。天子出朝，內侍捧雙印，神宗上了寶輦，鸞駕排開，簇擁圍隨，百官護駕，御林軍淨街清路，來至彩山殿。只見三層將台上，上一層高搭五彩龍棚，神宗天子，二文二武四位主考，內侍龍旗，武士金瓜；中一層京營太師，文武百官，指揮校尉；下層御林軍校。四面八方，京營馬步兵丁，頂盔貫甲，執斧提刀，扎住隊伍。此時夢鸞小姐率同三百六十名英雄，齊集轅門，下馬候旨。

不多時，龍旗官飛來宣讀聖諭：「皇爺有旨：召眾舉子進場！」眾舉子齊應一聲萬歲，小姐當先，眾舉子隨後，低頭舉步，齊至台前，叩首參駕，俯伏在地。龍旗官喝令平身上馬。

眾舉子齊呼萬歲平身起。各提兵刃上馬行。小姐穿白歸西地，眾舉子各奔中央南北東。佳人攬馬抬頭看，但只見台高五丈起龍棚。保駕諸官分左右，神宗端坐正居中。指揮武士如猛虎，人人脅下帶鋼鋒。護衛兵丁圍四面，猶如鐵壁似銅城。入選的英雄三百六，一個個盔明甲亮跨能行。位按五方旗下立，單等傳宣把印爭。但只見正南方丙丁火，石榴花開紅萬朵。金盔甲絳紅袍，坐下微駒胭脂抹。甲乙木，位居東，連環鎧甲戰袍青。錘打鞭鋼宣花斧，畫戟金槍斬將鋒。看西方，庚辛金，素馬銀槍白玉人。萬樹梨花堆瑞雪，千間大廈砌魚鱗。王癸水，北方黑，一片烏雲罩地垂。人人體掛皂羅袍，一個張飛對李逵。戊己土，是中央，風擺蜀葵萬點黃。螭頭大葉黃金甲，鳳翅金盔晃太陽。只聽得畫鼓連敲三通止，鑼鳴三棒響噹噹。龍旗官大聲傳聖諭，單命那上等舉子比刀槍。這其間，鄭鐸史宏石懷玉，凌雲呼延與王芳，孟昶焦榮催開馬，羅家小將抖絲韁。齊撒坐騎交 hands，小姐按轡站一旁。看他們鋼對大刀叉對斧。戟對雙鞭棍對槍。高夢鸞，龍尾神釘拿在手，一催坐騎奔疆場。眾人一見頭名到，人人氣奔欲爭強。俱各想奪元帥印，團團圍住女紅妝。這小姐單手飛槍迎四面，只聽兵刃響叮噹。來往盤旋急似箭，不亞如五色雜花繞海棠。戰夠多時無勝敗，這小姐抽槍催馬走徜徉。眾人一見心歡喜，齊喊道，今朝敗走狀元郎！小姐回馬哈哈笑，說道是：「列位年兄們都帶傷。」眾人不解其中意，彼此開言問短長。

大家一齊道：「年兄既已敗走，明明是把帥印讓與弟等，又何必用此詐語？你說我們都帶了傷，請問傷在何處？小姐道：「今日奉旨奪印，為的是與國盡忠，小弟怎敢傷列位年兄的尊體？方才若是與敵人對壘，列位年兄的性命早已死在小弟之手了。」眾人

不服，一齊吶喊：「怎麼會死的這等快？」鄭鐸說：「想是看見年兄的槍急馬快，把我們嚇死了不成？我們傷在那裡，倒要說說。」小姐說：「諸兄不信，請看你們的馬鞍上，俱各中了小弟的雁翎神針。若望位列致命處打時，豈不是死麼？」眾人聞言，低頭一看，只見每人判官頭上不歪不偏正中間都釘著一根尖鋒利稅的鐵釘，不知什麼時候中的。眾人一見，齊喝一聲彩，扔了兵器，撲撲撲滾下馬來，向小姐舉手道：「慚愧，弟等有眼不識英雄，尚在班門弄斧，望休見笑！弟等同拜下風，情願與兄執鞭隨鐙。隨微便了。」小姐也就下馬，連稱不敢。

台上天子、主考看的明白，天子道：「穿白的小將可取，眾卿以為何如？」四臣拜賀得人。神宗降旨：「宣上台來。」內侍領旨，到三層台往下招呼：「第一名舉子寇潛上台見駕！」小姐應聲「萬歲」，綽槍拴馬，摘下撒袋、箭壺、青鋒寶劍，掛在鞍上，隨內侍上得台來。行參已畢，駕前拜倒，俯伏盡禮，口稱：「臣寇潛見駕，願吾皇萬歲萬歲萬歲！」天子問了履歷，小姐把婆家的三代備陳了一遍。天子道：「可喜翰林家產此少年英俊！」

這而今江南民變刀兵起，勾連山寇攪黎民。塞北耶律忽入寇，大肆猖狂困雁門。兩處分兵發人馬，當以何策淨煙塵？」小姐見問將頭叩。「皇爺在上聽臣音。江南雖自貪官起，豈可胡為背至尊？勾串山寇尤可惡，深負皇家雨露恩。這夥叛民該剿滅，必須斬草與除根。首將還當細抉擇，留民誅盜兩分明。究根澈底安良善，庶免無辜作怨魂。耶律不比江南寇，他也是塞北區區一國君。入寇皆因心願大，妄思吞併搶乾坤。全憑智勇雙全將，恩威並用在誅心。大漢昔年徵孟獲，武侯設計用七擒。只要他一封降表歸王化，兩國君心盡感恩。將莫貪功休妄動，兵無血刃罷煙塵。四海一家歸化育，仰體吾皇堯舜心。臣子菲才庸愚見，盡志竭誠達至尊。神宗聽畢佳人語，龍顏大悅面生春。又問道：「彼強我弱宜何策？戰守迎敵怎用軍？」小姐說：「將在謀而不在勇，看形度勢諒其人。水戰火戰因地論，若遇強敵用智擒。虛內藏實實未確，實內藏虛虛卻真。隨機應變當時作，紙上談兵無定論。」天子點頭連稱善，復又開言降玉音：「有一種旁門異教妖邪術，卻以何策勝敵人？」小姐說：「堂堂大國諸神護，奉天承運聖明君。天兵到處石壓卵，自古邪難把正侵。仗爺的洪福百靈助，旁門妖術不足云。」這小姐滔滔不斷設妙論，這不就喜壞神宗與四臣。

二文二武一齊拜倒說：「慶賀我主德澤滋培，天賜奇才，匡扶我國。此去平賊，一定馬到成功。臣等共保為帥，乞我主賜印懸牌。」天子點頭准奏，吩咐平身，遂至龍案前，親身請印。暗自祝告：「南北二帥，憑天由命。」小姐跪在下邊，偷眼觀看，只盼天子賜與平南之印，他好尋打天倫，爺女重逢。

只見神宗天子走至案前，才一伸手，那汝南王、保國公連忙打開錦袱，呂丞相、聞侍郎遂掀開盒蓋，取出印來。天子一看，卻是平北侯印，遂親手與小姐掛在胸前，金花插鬢，紅錦披肩，遞御酒三杯。小姐叩頭謝恩。天子道：「平北雖然得帥，平南尚無其人。今將上等中優等六十名舉子交卿挑選，務須竭誠考校，挑取一名文武兼全者為平南領袖，餘者量才酌用，勿負朕托。給假一月，帶操人馬。今有鎮國府一所，賜卿暫居。得勝回來，另修府第。明日武英殿賜宴。」當下小姐謝恩下台。

不言天子回鑾。且說夢鸞小姐剛出了轅門，就有那兵部撥來的虞侯幹辦侍衛兵丁，中軍捧印，執事鳴鑼，圍隨新元帥到了鎮國府內。小姐升堂歸坐，中軍遞上手本、花名冊子。眾官行參退步，兩邊站立。小姐點名已畢，吩咐道：「本帥素來喜靜，列位且退。侍衛人等俱在外庭伺候，有事擊雲板回話。」將校應聲退出。小姐命青梅閉上中門，寫了一封書信，次日赴宴回來，打發兩個家丁起身，回汀州府與趙老爺送信去了。每逢三六九日，下教場操練人馬。二五八之期，在五龍庭挑選呼延平等那六十舉子。拜主考、遊街的風光，不必多表。

且說丞相呂國材自兒子呂芳八歲上出痘身亡，膝下並未立子，止有一個女兒，年方二八，生的聰明秀美，待字閨中，呂相十分鐘愛。今見了新科的武魁，文武全才，品貌出眾，十分愛慕。又打聽他並未有室，便有招婿之心，遂遣西賓傅士仁去見小姐說親。小姐這日是個閒期，命青梅閉了中門，在那前後各處慢步徐行，觀看了一遍。

這小姐各房處處瞧一遍，看著那院與房屋窗與門。沉沉追想昔年景，恍惚依稀記不真。再不想今日又到鎮國府，伶仃孤苦剩一人。高樓大屋依然在，不見了生身那二親。曾記得，繡閣陪娘學畫鳳，窗前理線認金針。曾記得，倚母懷中梳短髮，笑紮小髻杏花春。曾記得，芍藥欄頭同賞月，霞杯奉酒敬天倫。曾記得，涼亭避暑石床坐，倩娘把手寫詩文。曾記得，侍兒代挽鞦韆索。尋芳笑語過光陰。這而今，府第如昔人事變，重來惟見舊朱門。這而今，徘徊四顧身隨影，梁間只有燕聲頻。不見了，好香不散幾上鼎，錦囊長設案頭琴。不見了，遠山近水名公畫，刻骨鏤心往古文。最傷心是南窗壁，還貼著亡母閒題舊筆痕。這小姐，往事追思如夢幻，對景增悲碎了心。想後思前如酒醉，目中珠淚滾紛紛。青梅參透佳人意，低聲勸解女千金。主僕二人正說話，只聽得三響雲板振耳輪。